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六六冊目次

鼎鑊鍾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大全七十四卷首一卷(二)

〔明〕鍾惺訂正
明崇禎刻本

.....一

鼎鑊鍾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大全
七十四卷首一卷(二)

〔明〕鍾惺訂正

明崇禎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鍾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大金卷三十二

○隋紀

高祖文帝

名堅小字那緹延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世祖震四世孫曰孕孕上生暕暕生元壽元父忠仕魏

後齊生忠後齊生和和生暕暕生元壽元父忠仕魏及周以功封公堅襄公暕進為王堅生而有異頭額上有五

柱入頂目光射宅傍有尼寺一尼抱歸鞠之二日尼出付其有父在手曰王宅傍有尼寺一尼抱歸鞠之二日尼出付其

母自抱頭上角出倫體鱗起母大驚墜之地尼心動亟還見之曰驚我兒致今晚得天下及長相表奇異王軒嘗言武帝曰堅

有友相堅閉之深目晦暗女為周宣帝后及宣帝于靜立堅以太后父秉政遂移直祚祚帝深平陳天下為一以火德都

長安勤儉明信能盡酒禁滅庸調額慎死刑復循吏省女伶黜封禪却降虜皆有足稱然性猜忌忌忍楊素構譏廢勇廢少

致逆廣為變大寶不應在位二十四年為廣所弒年六十四葬

泰寧陵

西開皇九年春正月王廣入建康謀陳都督施文慶等五人

誅之文慶等與二人相與家藏坐致陳亡其罪固不啻於死廣能高

類先入建康王廣使人馳告之令開張羅網限日王廣已謂曰昔

太公蒙面以斯姐已王王今軍士斬姐已姐已已割一笑百

聞也斬之以帝諸將張張華之且而高顯拂楊廣斬之陳長城

同廣聞之變色曰吾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類

尋入建康以施文慶請使沈客卿聚飲與陽慧明徐祈賢等為

民害斬之以謝三吳使高祖與記室袁矩收圖籍封府庫一無所取

聞者賢之以謂若斯違公先期收以節帝驛召之且詔曰平定

江表與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列置殿裏

我必有以報

我必有以報

我必有以報

我必有以報

我必有以報

我必有以報

以謝善心為收騎衛尉初善心既隨而為隋所困陳叔陵以陳

亡之善心哀服號泣誓東回坐三日及朝伏於殿下悲不能

興帝領左右曰我立陳唯復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二月置鄉正里長蘇威奏請五白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李德

林以蘇威鄉官知事為其里閭親識割斷不平今鄉正治民為

害最甚上竟用威威乃以自家為里置長一人

陳陳州刺史陳叔懷起兵長沙敗死書法陳亡也此其善所叔懷

刺史叔懷年十八置酒會俗吏酒酣嘆曰君臣之義盡於此矣長史

謝基伏而流涕遂與侯正理起曰王廢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

今天下行難貨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今日之機不可猶

陳叔懷許許乃遣人詐奉降書於龍順順人叔懷伏甲執殺順順

史薛世雄將兵適至擊之叔懷拒戰兵敗曹乘勝入城擒叔懷送臺

後殺之

陳陳叔懷以權南降陳地悉平領軍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

夫人洗氏為主詔遣柱國瑤洗等安撫領外陳陳州太守徐瑤南

康拒之洗等不得進王廣遣陳叔懷還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

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勸吳遣其孫馮魂帥眾迎洗洗擊斬徐

瑤南皆定表現為儀同三司洗氏為宋康郡夫人

夏四月王廣班師陳叔懷至京師獻手太廟論功行賞進楊

素傳為越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平功於帝前弼曰臣在將山

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其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

損金陵擒其驍將至臣故關之安得而臣比帝曰二君傳為上

勳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祖賀弼公從容命弼與弼論事弼曰

動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祖賀弼公從容命弼與弼論事弼曰

動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祖賀弼公從容命弼與弼論事弼曰

動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祖賀弼公從容命弼與弼論事弼曰

蕭先獻上策後善戰破賊臣吏其功政與之論功帝大賞之

綱初上嘗使賴開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敕或說賴曰公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悅而公亦為虛行矣賴又言之乃止

綱若謂其所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取帝後突厥來朝帝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因命左右引突厥而南擒虎而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而前之突厥惶惑不敢仰視帝見等短而賴帝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賴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綱以陳江總哀憫蕭摩訶為開府儀同三司帝嘉其雅操以為江表稱目見周羅睺之許以富貴羅睺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逾已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伐陳之後以陳降將楊瑒為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羊鞠之下羅睺曰昔嘗謂公天下節士今日之言非所望也擒虎有愧色

綱投陳孔範等於邊裔首主蘭之戮陳五侯也未知孔範王嗟王儀沈瑒之罪故得免至是始暴其惡授之邊裔以謝豈越之人嗟思刻食鄙儀傾巧側媚離離邪諂故同罪焉

綱初陳廢騎常侍蕭瑒與子周邁帝而與之謂曰公常大賞貞則天下一家咸一周大老夫當受食於公矣及瑒置田宅或問其故瑒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乃為上儀同三司

綱詔除段其仗謂法不書諸兵器訊也以為是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皆能武力之子但可學

經民間用仗悉皆除毀

綱秋七月群臣請封禪不許書云南平陳國而不許封禪此亦虛也綱冬十二月詔定雅樂隨初使鄭譯牛弘辛彦之何妥等脩樂安自耻不逮嘗欲沮壞其事今各造樂器又恐樂成害惡易見先白帝云蕭鏡象人君之德因奏止用黃鐘一宮不暇餘律上從之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奏之嘆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一舞登高房內等十四調皆祭用之至是牛弘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加脩綴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雖有遺裔之聲請悉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等參定

綱以辛八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多死公我命皆與疫應事設帳晝夜處其間以俸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民

綱感之始相惡愛風俗遂變其後遷并州刺史凡訟事立決有須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返關或謂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寧于家乎罪人聞之感歎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使君訟者兩讓而止

綱庚戌十年三月殺楚州刺史李君才於殿內君才言帝寵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撻殺之

綱上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常令左右視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史職汚私使人以錢用過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又常於殿廷殺兵部侍郎潘徽面諫上不從徽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群臣之不諫者

綱十一月江南紀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平之江表自東晉以來刑

有恩詔明曰房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慰盛飾此宮豈非
孝賜齊其厚焉德意隆焉內史舍人

秋七月納言蘇威免尋復其位威坐從嗣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
群臣曰世人言蘇威詐偽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
要求名大其從已則說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冬十月以韋世康為荊州總管世康和靜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
年時和靜平常有止足之心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
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唯有四總管并楊
益州以資秦蜀三王謂晉王廣秦王秀及世康為之○十二月救盜遣糧
并以上皆斬謂法也

賜荊州刺史令狐熙昂三百匹賜考績為天下之最乃賜昂頒告
天下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一 隋文帝紀 九
丙辰十六年秋八月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奏明書謂死罪三奏
於用法然一怒之類殺人於嚴庭如恐
不及則奏亦何待至三觀者可自察矣

丁巳十七年春二月遣太平公史萬歲討高麗平之萬歲自蟬
蛉川過海亮紀功碑在雲南府宜良縣南小石鎮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
夷大懼遣使請降於是勒石頌德萬歲請將其酋長數人入朝觀
略萬歲威德之

桂州總管李光仕作亂遣周法尚討斬之上以夷越跋扈以令狐
熙為桂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承制補授懷至部大弘恩信其宗師
相謂曰前總管皆以兵威相勝今渠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
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寄政於總管府閭惡之為建
城邑開學校華夷感化焉

三月詔諸司論官罪聽律外決杖奏明謂即杖雖有禁中更司比
律事主杖之已傳不可謂比

律外杖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手事難克舉故有是詔於是上
相驅輒行權是以發奏為幹能守法為情弱

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死或三人共盜一匹事發即
死於是行旅皆畏起早宿天下懷懼有數人劫執事賊其等者而
謂之曰吾等求財者耶但為村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
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噍類
矣帝聞之為得此法

帝嘗與眾欲以六月杖殺人太理寺少卿趙固爭帝曰六月雖
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固來贖告
固固死因徒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固又固爭帝拂衣入閣綽托秦
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囚不
令死不能死爭一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聞之意方解刑部

待郎辛國寶衣紵縹帝以為厭惡命斬之縹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
詔帝怒其命引縹斬之縹曰靈殺臣不可殺至朝堂解衣就刑上
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乃釋之帝以縹誠直斷復
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瓘俱名平恕然瓘居情而縹守法帝晚節用
法益峻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復任情不平與縹腦
少卿陳延有隙因事母帝垂延縹死空國大理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紀 十
秋七月桂州人李世賢反上議討之諸將數人請行帝顧虞慶則
曰位居宰相爾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寧行何也慶則恐懼請行卒
討平之

綱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俊幼仁無營佛教及為并州總管秦俊
好內其妃進得疾微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
此願陛下許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制天子兒律周公誅管蔡

此願陛下許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制天子兒律周公誅管蔡

此願陛下許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制天子兒律周公誅管蔡

此願陛下許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制天子兒律周公誅管蔡

此願陛下許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制天子兒律周公誅管蔡

不及周公安敢勝法乎太不許

以安義公主妻突厥突利可汗帝欲問都督故特厚其禮突利可汗
晨說之使帥衆南徙居屢斤羣蠻錫寶復厚都督怒曰我大司馬也
友不如染干乎染干笑曰於是朝貢遂絕亟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
輒遣奏聞由是邊鄙無先有備

冬蘇州刺史蕭長真來朝初何稠使嶺南及還蘇州刺史密極力
請隨入朝稠以其疾篤遣還而卒帝不憚稠曰極力與臣約使令身
死遣子入侍其子長真至是入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懷義乃至於
此

十二月段寬公處慶則慶則之討桂州也以婦弟趙仕任爲長史
仕任通於慶則愛妾事世乃宣言慶則不欲行帝聞之禮賜甚薄
慶則遂至歸桂州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仕

任入秦事因告慶則謀反按驗坐死拜仕任爲桂國

戊午十八年夏五月禁錮鬼靈毒獸野道者獨派后之弟延
州刺史施有婢事備他能使之殺人會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
皆曰備他疾也上意施所爲令高祖等雜治之具得其實詔夫婦皆
賜死后爲之請曰施若害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爲妾身敢請其命
施弟整亦詣闕求哀於是免施死詔自今有犯者投四裔

冬十二月南寧夷蠻叛友王秀奏史國威受賂縱賊致生邊患
帝怒命斬之高祖及元昇等皆諫曰國威雄邊過入將士樂爲致力
雖古者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

己未十九年秋八月除左僕射高祖名時太子胡失愛帝將有廢
立之志高祖謂高祖曰有他言王如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高祖曰
臣若其可廢也后知不可奪除欲去之會帝令選東宮人

臺類奏昇羣蠻恐東宮宿衛太多帝作色曰太子王仁何須壯
士我熟見則公不須仍踵舊風賴子表仁娶太子女故帝以此言
防之賴初爲侯射其母識之曰汝當貴已極但有一所須耳爾其慎
之賴由是常恐禍變至是歡然無恨色先是國子祭酒元龜言於帝
曰楊素跪陳誠獻法當可付社稷唯高祖耳帝初然之及賴得罪帝
深責之素憂懼而卒

九月以牛弘爲吏部尚書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學務在審慎雖
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祖基業廣博清慎絕倫然後
行餘迹似輕薄時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委任得人爲多
庚申二十年二月僧若彌復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大猛嫉
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

綱鑑大企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紀 十二

六月秦王俊卒國除俊久疾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謂其使
曰我竭力創業作訓垂範汝爲君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慚
怖疾遂篤及卒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爲修麗之物悉命焚之倭佐
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
與人作鎮石耳俊子浩崔妃所生太子曰湛群臣布告秦二子母皆
有罪不合承嗣帝從之以秦國官爲喪王

十月廢太子胡爲庶人初帝使太子胡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
納之勇性寬厚至無纖飾之行帝意節儉而胡服用侈常飲酒繼
帝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
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見衣履各置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

今賜汝以我舊所帶刀一校并諸璽一合

作上主時常所食也若存此而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

勇張樂受賓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

死而多庶子之獨孤皇后深惡之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廟知之

溺自橋後庭有下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廢賢

廢立大事未易謀也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

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圖之迷因道廢意其說之曰太子失

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請正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

時建大功斯則去累卵之危成秦少之安矣約從之以白素素贊帝廢

勇及其男女並為庶人帝使李觀勇所為素至東勇再拜泣下而去

長安主儀上表請衛辭其哀切帝覽之閱然素進曰伏願聖心同

網鑑大全卷之三十一

不宜復意遂詔元舅唐本則等誅戮有差

李綱曰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

足以嗣守皇基矣乃以唐本則為左庶子鄭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

以強欺廣其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此耶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

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帝聞之為之慘然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

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胡致堂曰隋文於勇之事其可謂矣勇不肖也而以失愛而疑之

素不當信也以及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肖而欲察其情獨無心

信可使之入乎而使素往其室至東宮所以欲察其情獨無心

亦致疑而又信獨無巧言不復加慮也此勇之廢也夫其不

其情文之謂乎又曰然則楊素之為家令也其意固已用綱

綱發太平公史載歲歲夜突厥還楊素之秦寢其功會處太子

之既見帝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懣帝大怒令左右

殺之既而追之不及天下真不冤惜

綱十一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綱致堂曰此災異然天地之變地變必有方所見於漢魏至六朝

道也宜靜而動其災之口當太子初立不在前後與事相符四

九州同日而震其災大矣其災之應不與其有關係之災亦

綱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謂所親

曰受之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

亂其主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

賢不仁必自相誅誅今雖承平其亡可趨足而待玄齡與杜如晦

綱鑑大全卷之三十一

有如此即者異日必為僞寇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

綱以主帥為難今齊州所屬山東道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

十餘人詣京師行至齊陽哀其辛苦伽乃悉脫其枷鎖俾接竿與

綱曰當日當至京師如至前却若至期日而或吾為汝受死遂捨之

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於是悉召流人

為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其參

刑措其何遠哉乃擢伽為淮本

錢綱曰綱鑑行事而五倫盡廢不仁德矣如伽之流囚其利

者其禍安而放之是重乎輕罪以立威輕乎重罪以立名豈聖王

綱鑑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智積帝弟之子也性修謹無私

綱鑑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智積帝弟之子也性修謹無私

綱鑑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智積帝弟之子也性修謹無私

綱鑑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智積帝弟之子也性修謹無私

自奉簡要... 智積有五男... 教讀... 經不令交通...

或問其故... 卿非知我者其意... 諸子有才能以...

辛酉... 元年春正月... 改元... 太史公奏...

日行上道... 並行... 道... 蓋曰去極近則...

極遠則長... 日短... 今自... 漸長... 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

丈二尺七寸二分... 自... 漸短... 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

謂自官曰曰... 慶天之福也... 當改元... 取此意以為號...

工作役並加... 以日長故也... 丁匠告之... 天以病民...

六月詔以學校生徒多而不精... 唯簡國子學生七十人...

門及州縣學並廢... 劉炫上表切諫不聽... 國子為太學...

冬十一月... 祀南郊... 帝受周禮... 忍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

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 至是郊祀板本備述以報謝云...

綱鑑大旨... 卷之二十一... 隋文帝紀... 十五

王戊二年... 秋七月... 以韋雲起為通事... 舍人柳述尚書...

使... 帝問雲起以外間不便... 述時側因指述曰柳述驕豪未嘗...

經事... 機要重非其所堪... 斯亦不便之者... 帝謂述曰雲起之言...

藥石也可... 師友之會... 詔內外官各舉所知... 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蜀益州總督... 王秀容貌環偉有膽氣... 好武藝... 蜀王禪為太子...

基不平太子... 恐其為患... 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請之... 帝徵秀還京...

二月秀至... 宴安... 楊素推治廢... 秀為庶人... 幽之長史裴徽遣使上書...

曰高祖以天挺... 良才元勳... 佐命為衆所疾... 以至廢... 願陛下錄其大...

張衡曰使男自新... 欲何為也... 衡曰... 意欲令知皇太子自漢...

王... 耳... 肅至帝而諭而罷之...

八月皇后... 獨孤氏... 崩太子對帝及宮人哀慟絕氣... 若不勝者其...

處私室... 飲食... 哀如平常... 父每朝令進一溢米而私取肥肉脯...

竹筒中以... 雖閉以衣襟裹而納之...

十二月詔楊素... 五日... 入省論大事... 素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

愈盛大理卿... 肅毗上疏極論其作威作福... 必為禍... 陛下以素為...

衡忍其心... 未必伊尹也... 帝乃下敕曰... 僕射國多幸... 輔不可躬親...

可三五日... 一向省評論大事... 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

初毗為... 肅州刺史十一年... 蠻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 舊近相...

攻略無... 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 毗置金坐側對...

之慄栗而謂之曰此物... 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

綱鑑大旨... 卷之二十一... 隋文帝紀... 十六

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 一無所納於是... 覺其感悟遂不相攻擊帝聞...

而喜之徵為大理卿... 處法平允...

太子嘗問... 楊素曰楊素... 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

曰楊素... 韓擒虎... 韓擒虎將非領將... 史萬歲將非大將...

子曰然則大將誰也... 肅拜曰唯殿下所擇... 意蓋自許也...

綱鑑大旨... 卷之二十一... 隋文帝紀... 十七

通鑑... 卷之二十一... 隋文帝紀... 十七

如初弟子賈瑗聞息遂通曰無解問止怨曰不準通瑗稱無解
其刑必平重致之國財必貧又曰聞說而怒者護之也

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通父隆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稱與裴政論七篇

九年江東平陳王通無幾天下何為而一平通時年十歲
對曰上失其道民散故王通無幾天下何為而一平通時年十歲

會稽王通與裴政論七篇
裴政曰王通與裴政論七篇

行藏其道
胡致堂曰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固若士以量以行藏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二 隋文帝紀

其通若使王通而不知政知之而猶廣之言信不足以爲智矣且
通若使王通而不知政知之而猶廣之言信不足以爲智矣且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二 隋文帝紀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二 隋文帝紀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二 隋文帝紀

我乃呼柳述元龜曰召我見通等將呼太子曰勇
傳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中外頗有異論

即位矯稱高祖之詔賜太子勇死繼殺之不爲置嗣除諸名從
之獨南令高祖公主與述離絕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表請與述

同從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
其武逆之禍亦不可謂不烈也

高祖性嚴重本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旦聽朝日晏倦雖前於財
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二 隋文帝紀

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目奉養務爲儉素乘輿服御物故
者隨令補用目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澣之衣天下化

之開皇仁壽之間又幸衣絹布不服羅綺紫蓋不過銅鐵骨扇無
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

輸八百九十萬猶冀州已一百萬戶然猶恐計然信受譏言功臣故
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于弟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

方正學曰隋文帝以力取尊位然躬履節儉謂有司曰吾除於
民無益府庫斯言也豈惟中主有所不及雖前代賢君或可與焉此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二 隋文帝紀

丙寅二年春二月新作東儀衛街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
遺類為程... 其根鵲殺其子自投鵲羽毛也 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為鵲殺
五十萬人費以鉅億計

夏四月遷東京上自二月發注都四月自昇闕陳法駕備千乘
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制五品以上官乘車在朝并服佩玉武官
馬加珂藏服祿祿物之盛世莫及也

秋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
之帝頗惜名位群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時牛弘為吏部尚書
不得專行其職職屬于文述盧世基等參掌選舉而牛奪之筆世基
獨專之受納賄賂貽誤至意

太子昭平元德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不許拜
請無數昭體素肥因致疾帝哀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
網鑑大企 卷之二十一 隋書

楊素卒素上封侯世進士
之失此也 越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
薄今史言隋分府有大老乃能素為建公意建與隋同分欲以厭之
素寢疾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酒更活耶

八月封昭子倓為王嗣王侑代主

十月置洛陽宮在河南府新鄉縣上築倉城周回二千餘里穿三千
管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
管八千石

丁卯三年春正月突厥啟民可汗來朝啟民請擊薛延陀帝大悅
三月殺故長寧王儼及其弟七人初雲定興坐嬖太子勇與
子皆及官為奴婢上即位多命管選閱其有巧思多使與其事
字文進用事定興以明珠絡帳賜進大害兄事之使隨進擇
因謂之曰兄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焉焉兄弟未死耳
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進因奏請處分帝笑之乃殺之
定興及其弟七弟薨城王愔之妃柳氏自殺

夏四月詔頒新作牛車劉炫復舊律今牛弘問曰齊之時今史
從容而不則不違意處何也炫曰往者州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
綱鑑大企 卷之二十一 隋書

六月帝北巡 舊法巡幸日者巡幸如皇元武帝
食住極至甚也太守楊師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太守使
顧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器皆修至極林遂欲出塞耀兵恐
突厥放民可汗驚懼先遣長孫威諭旨因召前部酋長咸集咸欲令
殺民親除帝示諸部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故民遠喚
之曰殊不香也咸曰天子有命所往諸侯莫不歡除以表至敬之心
今牙肉雖微是為國寶臣等莫不歡除以表至敬之心

突厥可汗入及諸部爭殺多殺是後突厥臣服於唐

道長子山崩帝少時民及有公王求引吐谷

西戎者月多主長發辛卯支市帝車臣西戎者月多主長發辛卯支市帝車臣郭時郭長巨

百種。佛人建國。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

木七年二月帝自將擊麗初欲高麗王元大朝不至裴弼說
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麗爲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

綱六月車駕至遼東諸將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甲民伐罪非
爲功名公等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至是高麗諸城各堅守不
下諸軍敗退初大軍渡遼凡三十三萬五千及還惟二千七百入資儲